

《丁彪投宿》

主要角色

万君兆：武生

情节

丁彪保镖至罗家庄，宿杜鳌所开之杜家店内。常六、李佩、郝世宏及万君兆，因帮黄三泰打窦尔墩，路过此地，亦欲宿杜家店。店主以人满为词，不允住内。常六等乃改宿一寺院内。但常六与万君兆因投宿被拒，心怀不平。又闻僧言，杜家店时常杀人，二人乃改换行装，前往探看。正值丁彪与杜鳌厮杀，杜鳌道出自己绰号，常六及丁彪，始知均系好友，遂立即交好，杯酒款待。杜鳌问常六及李佩意欲何往，言系往帮黄三泰打窦尔墩，杜鳌并决定一同前往。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第一场】

(四镖客引丁彪同上。)

丁彪 (念) 笑杀江湖贼寇，鸡鸣狗盗且生涯。穿空号日托蛇前，放箭名为响马。
 日间藏头露尾，夜晚舞爪张牙。独立英雄是吾家，到处谁敢欺压。
 (白) 俺、太保丁彪。幼习武艺，拳棒无敌，结交绿林朋友，专意保镖为生。今有一起绸缎客商，邀我保护，送至京都，幸喜一路平安无事。前面已是罗家庄村了，道路纷杂，恐有歹人行劫，况日已垂西，莫若早投旅店，明日五鼓起程，纵有歹人何惧哉。
 众家兄弟。

(四镖客同应。)

丁彪 (白) 催趲车辆急奔罗家庄村者。
 (四边静) 英雄到处人钦敬，
 无人敢此并。
 若遇俺雄威，
 叫他丧性命。
 人人惧怕，个个皆惊，
 全仗威势压，拳棒恁纵横，拳棒恁纵横。
 (白) 来此已是，
 店家有么？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了，来了。
 (念) 专歇经商客，假意献殷勤。
 (白) 是哪个？哎呀，客官，可是投宿的？
 丁彪 (白) 正是。见你店中宽阔，可以存留货物，特来投宿。
 店家 (白) 院亮宽大，槽头俱全，酒饮美味，管称心意。
 丁彪 (白) 这等将车辆打进来。

(四镖客、丁彪同进。)

丁彪 (白) 店家，将我们的货物，归在一间房内，我就在此处安歇便了。
 众兄弟，将货物搭进来。

(四镖客、丁彪同下。)

店家 (白) 今日乃是上门的买卖，幸者货物茂盛。我看这个老镖客倒也精明，只恐难以下手。待我到后面禀报少当家的，等他要饭之时，只用暗暗下上蒙汗药，将他麻倒便了。正是：
 (念)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料不肥。

(店家下。)

【第二场】

(刘珍、常六、李佩、郝世洪、万君兆同上。)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八声甘州) 恨杀奸雄龙白，
狂言诱我宾朋。
为此齐赴山东地，
不辞戴月与披星。
(同白) 俺——
常六 (白) 蝎虎常六。
刘珍 (白) 烈马刘珍。
李佩 (白) 猴儿李佩。
郝世洪 (白) 显道神郝世洪。
万君兆 (白) 八臂哪吒万君兆。
我等三河县帮助左忠信，将恶霸武文华拿住，闻听黄三爷往山东去会窦尔墩比
并高低，我等不急回家，速奔山东，见机行事。
众位，大家趱行便了！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同白) 有理！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八声甘州) 赶路两程并一程。
万君兆 (白) 众位，你看一所大店房，天色已晚，大家宿了罢。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同白) 言之有理。
万君兆 (白) 吓，怎么门儿紧闭？
店家，开门来！

(店家上。)

店家 (白) 甚么人叫门？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白) 投宿的，快些开门来。
店家 (白) 住不下了，请到别处去罢。
常六 (白) 你将门儿开放，大家商议商议。
店家 (白) 天晚了，恐有贼人混进来。此店中，现有数万银的货物，店中的房屋尽是客人
住下了，不能容留客人了。请罢！
万君兆 (白) 你这厮，满口胡说，若不快快开门，你好汉爷爷，就要放火咧！
常六 (白) 住了！贤弟，此处不留人，还有留人处。众家弟兄，都随我来！
(唱) 趱行宿水餐风，
芒鞋履足挡尘重。
燃眉之用，
却也不误迟停。

抽身离却狼虎窝，
只为英雄侠义同。

万君兆 (白) 咳！六哥，前不扒村，后不扒店，你我往哪里去投宿？

常六 (白) 贤弟，你看树林中，隐隐透出灯光，想是人家。赶到那里借宿便了。

万君兆 (白) 走得我心头火起，定要回去，放一把火，烧了他的店房，方消这口恶气！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同白) 我们此来，原为帮助黄三哥会会窦尔墩，在路担延，岂不误了大事？

(同唱) 兄和弟为朋情，
不但将途路登。
披星月守程风，
两程并作一程行。

(同白) 原来是座庙宇。

常六 (白) 待我前去叩门。
寺内有人么？

(僧人上。)

僧人 (念) 焚修须养性，正心可看经。

(白) 是哪个？

(僧人开门。)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白) 请了！

僧人 (白) 众位哪里来的？

常六 (白) 我们是错过宿头的，望师父方便方便，借宿一宵，明日自当酬谢香资。

僧人 (白) 说哪里话来。列位施主请进。

(刘珍、常六、李佩、郝世洪、万君兆同进。)

僧人 (白) 列位请坐，待我取茶来。

(僧人下。【内起初更鼓】。老僧、小僧同上。)

老僧 (念) 侍奉神佛香火，多年在庙住持。

(白) 施主们请了！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白) 请了。

小僧 (白) 施主们请茶，这就是家师。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白) 老师父请坐。

小僧 (白) 家师耳聋，列位讲话高声些。

刘珍、
常六、
李佩、
郝世洪、
万君兆 (同白) 老师父请坐。

老僧 (白) 有坐。请问众位从哪里来？

常六 (白) 我等从三河县来，要往山东去贩卖绸缎的。奈因错过宿头，才来打搅善地，多有不当了。

老僧 (白) 好说。

常六 (白) 请问老师父，离此往北罗家村内，有座招商旅店。天色将暮，把店门紧闭，我等投宿，连门也不开，是什么缘故？

(小僧惊。老僧打岔。)

老僧 (白) 众位施主请吃茶，贫僧还有功课未完，失陪了。

(老僧下。)

常六 (白) 小师父，方才与令师讲话，见你在旁摆手摇头，暗送眼色，是何缘故？

小僧 (白) 施主，出家人不谈是非之言。非是店家不留众位住宿，却是神佛的保佑，免受一场惊恐，何必细问。

(刘珍、常六、李佩、郝世洪、万君兆同惊。〔内起二更鼓〕。)

万君兆 (白) 小师父道那店内敢杀人害人不成？倒要说个明白！

小僧 (白) 众位听了！

(唱) 提将起杜家店中有些形影，
但有经商客，与他一命坑。
手提利刃恶杀形容，
伤害无辜百馀零。
谁敢提他名和姓，
杜家店内枉死城。

万君兆 (白) 怪道这厮不留我们住宿，可恼可恼！

(老僧内叫。小僧下。〔内起三更鼓〕。)

常六 (白) 列位呀，原来杜家店常常谋害经商过客。待我前去看他今夜晚怎生光景！

万君兆 (白) 你等在此歇息，我同六哥前去走走。

刘珍、
李佩、
郝世洪 (同白) 不要管他那些闲事！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咳！

(同唱) 闻僧语怒气冲，
三尸暴跳动无名。
瞧他看分明，
才舒胸中报不平。

(常六、万君兆同下。)

郝世洪 (白) 你看他二人施展手段，尽自越墙而去了。若叫僧人知觉，反为不美，不如你我安歇了罢。

(〔尾声〕。刘珍、李佩、郝世洪同下。)

【第三场】

(万君兆、常六同上。)

万君兆、
常六 (同粉蝶儿) 改换身衣，早则是双雄并立，
今夜里驰走郊堤。
抖威风，凭武艺，
看虚实踪迹。
一任你百战相持，
恰好似严霜烈日。

常六 (白) 来此已是杜家店门首，为何静悄悄的？

万君兆 (白) 你我突门而入便了。

常六 (白) 使不得。我从店后登墙而望，你从店左马棚而上，若有动静，并力厮杀便了。

请！

(常六下。〔内起四更鼓〕。)

万君兆 (泣颜回) 更阑人影稀，
万籁无声尽闭。

展平生学艺，
那怕铜墙铁壁。

(〔内起四更鼓〕。)

万君兆 (白) 呀!
(泣颜回) 站高风，探密虚实，
遇难行血染巾衣。

(丁彪上。)

丁彪 (上小楼) 听谯楼四鼓焦急，
听谯楼四鼓焦急，
各处里房门紧闭。
狠杀杀似似鸱鸢，
狠杀杀似似鸱鸢，
紧提防着心留意。
一任你鬼计毒谋，
以先知叫众鼠辈，到此尽成灰。
(白) 可恨这个店家贼徒，用蒙汗药酒，被俺识破，不然险遭毒手。因此命众家弟兄
看守货物，凭着俺手中的钢刀，待那厮到来，管叫他人头落地。

(杜斌上，撬门，杀。杜斌败下。丁彪追下。杜斌、刘六、刘七引杜鳌同上。)

杜鳌 (上小楼) 哪怕你武艺精奇，
哪怕你武艺精奇，
料今番难逃难避!

(杜鳌、丁彪对杀。刘六、刘七、杜斌同败下。万君兆跳下，接杀。万君兆败下。常六上，对杜鳌杀。)

杜鳌 (白) 呔，尔等听者：有人能胜俺的钢鞭，誓不称为海狗!
常六 (白) 住了，你莫非是海狗杜鳌么?
杜鳌 (白) 然也。你是何人，晓得俺的名姓?
丁彪 (白) 答话者，敢是蝎虎常六哥么?
常六 (白) 原来是丁彪兄么?
杜鳌 (白) 常六哥，小弟不知，多有得罪!
常六 (白) 小弟也有得罪!
万君兆 (白) 常六哥，此位是哪个? 杜鳌听着耳熟。
常六 (白) 你记得那一年，我们在三河做夜的买卖，郝世洪引了杜鳌前来，怎么，你就忘记了?

万君兆 (白) 哎呀，杜兄，你我一面之交，恕小弟莽撞了!

杜鳌 (白) 好说。

常六 (白) 丁兄，你二人见过了。

杜鳌 (白) 丁兄，小弟无知欺慢兄长，请勿计挂。哈哈!

(上小楼) 恶狠狠怀妒嫉，
两下里各提防。
羨伊行武艺精奇，
羨伊行武艺精奇，
英雄无敌衰年壮力。

万君兆、
常六 (同上小楼) 者得个自将名提。
杜鳌 (上小楼) 者得个名姓皆知，
相逢知己，绿林兄弟，一个个同枝连气。

(掌灯。)

杜鳌 (白) 我儿看酒来。

(杜斌应。)

杜鳌 (白) 列位请坐!

丁彪、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有坐。

(杜鳌斟酒。)

杜鳌 (白) 吓! 丁兄, 这是小弟赔罪的酒, 请饮此杯。

丁彪 (白) 蒙兄所赐, 小弟谢领!

万君兆、
常六 (同白) 丁兄, 我们自家兄弟, 莫怀疑计, 请饮此杯。

丁彪 (白) 二位贤弟, 愚兄并无疑计, 蒙杜兄高情, 待愚兄立饮。
(丁彪笑。)

常六 (白) 丁兄, 我们数载不会, 你竟洗心归正, 强似我辈也。

丁彪 (白) 吓, 贤弟!
(黄龙滚犯) 叹年华光阴有几,
孤零零一身一骸,
羞杀俺一世虚,
须飘飘为伙计。
(白) 若不是二位贤弟到来, 劣兄定在杜爷店内献丑。
(笑) 哈哈!

杜鳌、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笑话了。

杜鳌 (白) 二位贤弟, 你从哪里来?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从三河县来。

杜鳌 (白) 要往何方去?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要往山东去。

杜鳌 (白) 二位贤弟, 你等从此经过, 不来看望愚兄, 反去帮助丁兄, 搅扰我的店房, 是何道理?

万君兆 (白) 杜爷, 内中有个缘故。

杜鳌 (白) 甚么缘故?

万君兆 (白) 说来惶愧。日未时, 我等行至贵店门首, 指望投宿, 谁想连门不开, 那时小弟就要罗唆。有常兄一同郝世洪、李佩、刘珍等劝阻。小弟到店北玄坛庙内投宿, 是我与常六哥心内疑惑, 前来暗听虚实, 并不知是杜兄与丁兄动手争强。我等虽然无礼, 却与你二人解和了一场大事。

杜鳌 (白) 原来如此。

杜斌 (白) 早知是众位叔父, 礼当开门迎接, 恕小侄无知之罪。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此位是何人?

杜鳌 (白) 小儿杜斌。

丁彪、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好吓, 又是一辈英雄也!

杜鳌 (白) 二位贤弟往山东去, 想是有了好买卖, 携带携带愚兄。

常六 (白) 并非作买卖, 是为黄三哥往山东与窦尔敦赌斗争雄, 我放心不下, 前去帮助一二。

杜鳌 (白) 呀!
(唱) 听一行细说根底,
反令人心头怒起。
铁罗汉, 英勇无敌, 远近皆知。
兄弟们呵!
一个个义胆相随, 义胆相随,
海狗岂是畏刀之辈。
待俺去并力服强贼!

常六、
万君兆 (同白) 怎么讲, 杜兄也要同去么?

杜鳌 (白) 正是呢, 那窦尔敦横行霸道, 常常地欺压我们绿林中的朋友, 俺正无处寻他,

今得众位与黄三哥并力同心除却此贼，大家岂不畅快也！

(〔内鸡鸣〕。)

丁彪 (白) 三位，小弟告辞，登程去也！
(尾声) 相逢邂逅分别去，
弟兄们怎舍分离。

杜鳌 (白) 丁兄，回程之日，务必到小店一叙。

丁彪 (白) 这个其自然。
(尾声) 待等回程共诉衷肠里。

(丁彪下。)

常六 (白) 杜兄，我们一同前去，还是陆续而行？

杜鳌 (白) 我们一同前去。

常六 (白) 这等，我们到玄坛庙会同郝世洪等，一同前去便了。

杜鳌 (白) 我儿好好看守店门，我去去就来！

(杜斌应，下。)

万君兆 (念) 恼恨强徒太猖狂，

常六 (念) 独霸山东似虎狼。

万君兆 (念) 群雄并力除恶党，

杜鳌 (白) 二位贤弟！

(念) 猛拼一命待何妨。

(杜鳌、常六、万君兆同下。)

(完)